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杜林合注卷四十八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哀公二

經癸丑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杜鄫今琅邪鄫縣○鄫才陵反○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内外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林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

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於亡矣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杜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杜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杜淫過也周之

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杜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杜欲棄曰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名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杜蓋言君長大於道路○長丁丈反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杜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林苟命諸侯不以禮法則其包藏禍心豈可量度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

棄其國林大夫稱老魯君既出會其吳之命令季康子豈敢輕出虛棄國家○共音恭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杜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林端委端服委冠也○大音泰斷丁管反贏力果反

反自都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杜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杜二

德信與仁也○焉於虔反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言故指問之賢而逆之杜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林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惡音烏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林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數所主反知必危何故不言杜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杜季孟意異佞直不同故罷饗○樂音岳又音洛秋伐邾及范門杜邾郭門也猶聞鐘聲

(杜邾不欒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杜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林柝兩木相擊以行夜也魯邾擊柝相聞言其近○聞音問又如字)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杜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林成子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杜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杜晝掠取財物也○掠音亮)邾衆保于繹(杜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杜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獻于亳社(杜以其亡國與殷同)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杜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

自請救於吳。杜無君命故言自○乘繩證反下同曰魯弱晉而遠吳林歎晉為弱鄙吳為遠馮恃其衆杜馮依也馮皮冰反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杜辟陋○辟匹亦反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林邾之滅亡不敢自惜所恐懼者吳之威令不能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杜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杜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杜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杜為私屬以私奉貳林以私屬而奉敵國使之強大唯

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林子思子產子國參也桓謚也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杜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林請衆君子待公孫彊為政而後亡曹杜振鐸曹始祖○彊其良反旦而求之曹無之林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林夢者告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林弋繳射也言鄙人小吏也○好呼報反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

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林宋取曹五邑而城築之於其近郊杜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說之音悅下大說同霸說如字又始銳反揖音集又於一反邘音汙

經甲寅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曹人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林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杜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闡在東平剛縣北○讙音歡闡尺善反○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僖公卒子閔公維立○過古禾反○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杜子肥宋大夫殿丁練反曹人詬之不行杜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詬呼豆反師待之林曹師見殿兵不行之遂待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杜問可伐否輒故魯人○為于偽反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

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狃女九反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杜違奔亡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曽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夫音扶行下孟反又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覆芳服反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杜子張輒也林以其言為已病王問於子洩杜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杜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杜魯居齊晉之東自吳觀之是為脣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子洩率絕句故道險絕句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林鄫人漚漬菅草於水而魯人拘執之言何故滋濁我水○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音茲亦作茲字林云黑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杜鄫人教吳必可克○道音導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

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澹待甘反好呼報反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林問吳來伐何以禦之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林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林每日遷舍見師行速而疾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杜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屬音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與音預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三息暫反吴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林雖被吴師而於國勢未有虧損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吴輕而遠林吴師輕窕國又阻遠○輕遣政反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造七報反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林子服何即子服景伯杜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事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杜不書盟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妻七計反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林女即康子之妹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林胡姬景公妾六年以安孺子如賴者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

歸邾子杜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杜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栫在薦反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杜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杜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杜閭丘明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杜季姬魴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又諷動羣公子○女音汝乘繩證反公子愬之林羣公子以鮑牧之言愬於悼公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杜潞齊邑以察之林以察罪

之有無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杜麇亦東縛○麇丘隕反○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林季姬嬖故請而歸之也

經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杜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勇反○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

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林言往歲我聞齊乞師伐魯之命今又欲革而易之不知二命何者當從將進師伐齊以受齊君之命為十年吳伐齊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杜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賸以證反

請外取許之杜瑕請取於他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杜許瑕師每日遷舍杜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具圍壘合鄭師哭林許瑕之師知不免故哭子姚救之大敗杜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杜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杜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杜報雍丘○秋吳

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邗音寒○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杜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杜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杜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姜齊姓子商謂宋林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杜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杜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杜既

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杜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也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杜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杜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杜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

吴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林大子革為政○公會吳伐齊書會從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杜以疾赴故不書弑林悼公卒子簡公壬立○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彄若侯反○薛伯夷卒杜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杜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林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林吳因之使奉大子革以為政故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杜終子貢之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杜鄎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郯音談鄎音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杜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杜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林襲重也卜不重吉瀆則不告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林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

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吴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吴伐齊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吴故吴延州來季子救陳林延陵州來皆季札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杜二君吴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林以成子期伐陳之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吴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經丁巳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反又普多反○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

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杜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齊魯交兵止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杜無傳赴以名故書之○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淫也

傳十一年春齊為鄎故杜鄎在前年○為于偽反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杜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丕普悲反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一林子謂季孫守國○守手又反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杜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從如字又才用反求曰居封疆之間杜封疆竟内近郊之地季孫

告二子 杜二子叔孫孟孫也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林若二子不可則魯君無用親出季孫自帥魯師背城而與齊戰於城下 不屬者非魯人也 杜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 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 杜羣室都邑居家 一室敵車優矣 林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絕句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杜使冉求隨己之公朝 俟於黨氏之溝 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 武叔呼而問戰焉 林武叔即叔孫州仇杜問

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林小人冉求自稱杜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故不能言○強其丈反共音恭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杜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杜蒐閱○乘繩證反孟孺子洩帥右師杜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杜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杜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父音甫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杜須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杜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杜南城門也

雩音于 五日右師從之林右師孟孺子洩所帥之師也五日乃從言不欲戰 公叔務人杜務人公為昭公子 見保者而泣杜保守城者 曰事充杜繇役煩 政重賦稅多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杜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杜稷曲郊地名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林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 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 如之衆從之杜如樊遲言乃踰溝 師入齊軍冉求之師 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 陳瓘陳莊涉泗林干陳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師○瓘古喚反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杜之側孟氏族

也字反。殿丁練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杜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杜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惡音烏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杜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杜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杜諜閒也冉有請從之三林請逐齊師之奔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杜二子與孟孺子同車。語魚據反子羽銳敏杜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

汪錡乘皆死皆殯杜皆俱也○錡魚綺反乘繩證反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取勝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内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己大器杜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林以稻米為醴酒糗乾飯以梁米為乾飯加薑桂曰脯○咺況阮反糗起九反腶丁亂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林所鑄大器方成即具此醴糗之屬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為

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欲以報也○爲于僞反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杜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杜吴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杜三將吴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杜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杜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杜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杜亦勸勉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亦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杜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亦必死○行如字又户郎反公孫揮命

其徒曰人尋約吴髮短杜約繩也八尺爲尋吴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杜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杜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也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吴師遑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杜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杜吴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杜公以兵從故以勞公○乘繩證反將戰吴子呼叔孫叔孫武叔州仇曰而事何也杜問何職

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杜賜子貢孔子弟子○鈹普悲反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杜拜受之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歸於齊也元首也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林褽薦也褽薦其首以玄纁之服○褽音尉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林衷善也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稱下國杜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夫音扶諫曰越在我

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杜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杜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杜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絶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共音恭劓魚罷反殄大典反種章勇反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杜言除惡去根此商所由以興今君欲反易其道留惡易種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杜私

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使所吏反屬音燭下同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艾陵役也屬鏤劒名○鏤力俱反又力侯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杜越入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本○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守手又反○冬衛大叔疾出奔宋杜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杜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林自以其女妻大叔疾妻之七計反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

一宫林别為一宫以居之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林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大叔疾大叔疾或時往淫于外州外州衞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杜軒車也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林大叔疾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奔衞人立遺使室孔姞杜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姞其乙反疾臣向魋為宋向魋臣○魋徒回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杜城鉏宋邑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林桓氏即向魋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大叔疾衞莊公復之杜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于鄖葬于少禘杜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鄖少禘皆衞地○鄖音云少詩照反初晉悼

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杜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杜懿子大叔儀之孫○飲於鴆反遂聘之生悼子杜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杜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杜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簋音軌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杜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子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杜圉文子名度謀也○度待洛反難乃旦反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

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林言不識其可行與否三發杜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杜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杜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杜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

年用田賦傳

經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杜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林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也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杜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公會吳于槖皋槖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槖章夜反一音訖○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林卒辭吳盟杜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杜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簡制○與音預絻音紊○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杜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林言為盟者所以周固其誠信也故心以制之杜制其義玉帛以奉之杜奉贄明神言以結之杜結其信明神以要之

杜要以禍福○要一遥反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杜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杜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杜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林譬如長木斃踣於地不擇物而後摽擊之○摽敷蕭反又普交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林譬如國狗狂瘈噬人不擇人而後噬齧之○瘈吉世反而況大

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杜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林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杜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以相辭也杜名以禮相傳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杜難若困也○難乃旦反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林十端為束○以賂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杜止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

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毁也○墮許規反下同夫墮子者得其志矣林衛之墮毁吴人不欲來會者其言驗故得志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林學為吴人方言○說音悦下同舍音捨又音赦子之尚幼杜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林從夷之心固不可改矣衛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林時已閉蟄猶有螽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杜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猶西流言未盡没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杜隙地閒田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九六邑○彌亡支反又亡爾反頃苦頴反又音傾喦五咸反錫音羊又星歷反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林約二國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喦戈錫杜城以處平元之族○為于偽反九月宋向巢伐鄭林以鄭背盟城三邑故討之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喦十二月鄭罕達救喦丙申圍宋師杜此事經在十二月𪔀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別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書取覆而敗之○夏許男成卒林無傳元公卒○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杜陳留封丘縣南有黄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林書會晉侯及吴子兩伯之辭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吴○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盗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盗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林鄭子賸即罕達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鄭子宋大夫○讙火官反郜古報反又古毒反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名不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杜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單音善○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杜觀越師泓水名○泓烏宏反彌庸見姑蔑之旗杜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

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林守國○守下又反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杜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侯聞之○惡烏路反自剄七人於幕下杜以絶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杜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杜吳為大伯後故為長○長丁丈反下同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杜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杜寅晉大夫曰日旰

矣杜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杜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林勝者為長負者為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杜墨氣生下林言肉食爵祿之人無氣色下者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杜國為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杜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杜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伯王官伯侯牧方伯。見賢遍反使所吏反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杜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林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為子男之國○乘繩證反下同）則將半邾以屬於吳（杜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杜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林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何景伯名林言已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杜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杜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杜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杜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林景伯非卿故言賤者七人）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共音恭祇音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杜縈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縈而捶反又而水反）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杜一盛一罷也睍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盛音成又市政反又如字又音甫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林梁精美也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林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杜以士共飢渴所以亡宋不會黃池故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杜吳强宋弱故言吳子悖惑可必勝吳去宋遠故不能居乃歸冬吳及越平杜終伍員之言

左傳杜林合注卷四十八

左傳杜林合注卷四十九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哀公三

經庚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于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

自此以下至十九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句古侯反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傳○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無傳○陳宗豎出奔楚無傳○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莒子狂卒無傳○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杜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于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于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要于妙反又一遙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林何辱于子而不與邾射要言○乘繩證反對曰魯

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林言魯若有征伐之事于小邾不敢問其伐之之故雖使我戰死于小邾之城下其亦可也彼不臣林彼謂邾射竊地叛君不臣于小邾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杜濟成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杜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闞苦暫反及即位林在十年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林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于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杜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林使詐病因内潘沐并得内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唯季反潘方表反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杜肩背僂○長如字又丁丈反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林君子謂闞止言若使服事闞止必得君子之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杜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林言陳族何害在我用之而已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

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杜言已疏遠○說音悅女音汝遠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杜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林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而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杜子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杜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杜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

杜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杜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言將為公除害○大音泰成子出舍于庫杜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林言何國無君可事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杜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林屬會也杜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之欲反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杜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豐丘人執之以告林執關止以告陳氏殺諸郭關杜齊關名成

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杜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𨛬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𨛬音而出雍門齊城門也。雍于用反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林言陳逆為我請免罪陳豹以車送我出奔是我有私于陳氏為于偽反○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林子方欲奔衛故言無以見魯衛之士杜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衛杜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杜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林桓魋恃寵驕盈為景公之患害公

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杜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雎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鞍音安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杜偽喜于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林私家甲兵之備盡往享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雎也杜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長丁丈反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杜左師向魋兄向巢也○惡烏路反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杜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林使皇野以乘車往迎向巢曰迹人來告杜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林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麋亡悲反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游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林嘗試私請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林向巢下拜懼不能起司馬曰林即司馬子仲皇野也君與之言杜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杜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難乃旦反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

命是聽司馬請瑞焉（杜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杜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頎音祈）司馬欲入（林司馬桓司馬也欲入攻君）子車止之（杜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祇音支）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杜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下同）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杜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

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舍音赦又音捨）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杜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杜亦不與魋同）

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名之陳成子亦名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杜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阬苦庚反或音岡○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杜士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杜辭不告○日齊側皆反三如字又息暫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杜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初孟孺子

洩將圉馬于成杜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杜病謂民貧困○為于偽反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林成備禦嚴固孺子之從者不得入成孺子乃歸成有司使者至孟氏孺子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從才用反使所吏反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杜謂聽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袒音但免音問共音恭懼不歸不敢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經辛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

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無傳○彄苦侯反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杜以偪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林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汭水曲也○汭始銳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杜弔為楚所伐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

夫之尸林廉然傾動貌恐傾動隕墮貞子之棺○勞力報反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杜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林上介正使也○重直用反敢辭上介絕句芋于付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薦重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林備猶副也言下吏不敢斥尊○備使所吏反下同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杜絕世猶言弃世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積子賜反又如字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

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杜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林若聘使道死不得以尸將命是遭所朝聘之喪則須自還也即此較彼不可明矣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杜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杜虐士死者林無以死者為穢惡備使奉尸將命茍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林雖使尸柩隕于深淵之中則上天一定之命也非吴君與舟人濟涉之故

吴人内之傳言芈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杜仲由子路○過古禾反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杜饗受也○饗息浪反○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杜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杜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杜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背音

佩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杜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焉於虔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林子贛答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為于偽反冠如字又古喚反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濟子禮反禚諸若反吴

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林齊待衛厚待魯薄魯君是以寒心而恐懼）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杜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林嬴齊邑避魯也）○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杜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蒯苦怪反聵魚怪反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林豎小臣也○長下丈反又如字）孔文子卒通于內（杜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杜使良夫詣大子所○使所吏反又如字）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杜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無與音預與之盟為請于伯姬杜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杜圃圂二人蒙衣而乘杜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乘繩證反下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自稱婚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杜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豭音加迫孔悝于厠强盟之杜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强其丈反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子氏宰○炙章夜反下同召獲駕

乘車（杜名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名上照反）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杜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杜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難乃旦反下同）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林言此公孫敢也既求其利祿又逃其禍難我不如此）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杜因門開而入○使所吏反）曰大子焉用孔

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杜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大子○焉于虔反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林孔叔即孔悝若燔燒所居臺之半必懼而舍孔悝○燔音煩舍音捨又如字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杜二子蒯聵黨敵當也○黶於咸反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杜不使冠在地○斷丁管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杜莊公蒯聵也莊公害故政林蒯聵既立以輒之臣執政者為己害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

不果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瞞莫干反

經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還音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杜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林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鄢

武子告于周杜武子衛大夫肸也○鄠子晚反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杜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單音善嘉乃成世絶句方天之休杜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杜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恤也憖且也俾

使也屏蔽也○誄力軌反說文云諡也屏必領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杜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煢求營反父音甫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林昏亂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杜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飲于鴆反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杜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半者懲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于平陽而行林孔悝被遣載其母

俱去及西門杜平陽門使貳車反祏于西圃杜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祏音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林請追孔悝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杜子伯殺載祏者許公為反祏林許公為人姓名杜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林遇伯子于道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杜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林必使子伯先射以驗天理○射食亦反下同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杜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遠于萬反或以其車從杜從公為○從才用反又如字得祏于槖中孔悝出奔宋○楚大子建

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父音甫又辟華氏之亂于鄭在昭二十年○華戶化反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林鄭人復子建待之如初時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杜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杜葉公子高沈諸梁也○葉始涉反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林不為害人之事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

○竟音境下同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呼報反而求死士殆有私乎杜私謀復讐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杜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為白公杜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林楚邑宰皆僭稱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林比子西于鄭人言我欲復讐不遠在鄭而近在子西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林子期即公子結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林言勝如鳥之卵我如鳥覆翼而長育之○女音汝長丁丈反楚國第杜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林令尹謂子西狂易妄言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杜石乞勝之徒○悛七全反曰王與二卿士杜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杜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林熊宜僚勇士也居于市之南若得之可

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說音悅）承之以劒不動（杜按劒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杜汝陰慎縣也○為于偽反）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于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林不可不終于所事）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杜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抉烏穴反）石乞曰焚庫弒王不

然不濟林焚府庫以息覬覦弑惠王以絶觀望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釁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子啟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

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林遂殺子閭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杜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林圉公陽楚大夫穴高府以如昭夫人之宮而負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杜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日月以幾杜冀君來也○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杜艾安也○艾

魚麕反又五蓋反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林民知脫于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杜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杜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杜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林微匿也白公之黨共匿其尸○與一本作興謂興發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

白公也○長丁丈反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林白公憂國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杜燕勝弟頯黃吳地○燕烏賢反又烏練反頯求龜反舊求悲反沈諸梁兼二事林沈諸梁即葉公子高杜二事令尹司馬國寧杜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葉傳終言之○葉始涉反○

衛侯占夢嬖人林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隨○大音泰下同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杜託占卜夢而言○比毗志反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杜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林疾大子疾也亡君出公輒也言二人皆莊公所生之子名輒擇其有材者立之若不材器可得也杜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杜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已○強其丈反且謀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杜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左傳杜林合注卷四十九

左傳杜林合注卷五十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哀公四

傳癸亥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杜于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林始食以落其成○成絶句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林至虎幄袒裘不釋劒而食杜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袒

音但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鈎伍相著別為左右屯○陳直覲反句古侯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吴中軍而鼓之吴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吴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林志父趙鞅名言我實主莊公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林請莊公來朝或使大子來朝以免我于罪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杜恐

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杜椓訴父欲速得其處○難乃旦反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林國觀國書之子陳瓘陳恒兄○觀王喚反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杜釋凶服服其本服林子玉即陳瓘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杜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杜畏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杜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師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

左史老林二人皆楚大夫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令復可使○帥所類反相息亮反下同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杜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下同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杜楚武王○鄀音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于汝開封畛北至汝水○畛之忍反一音真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謟徒刀反令尹有憾于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林天意若欲亡陳其必與子西之子以為功）君盍舍焉（杜舍右領與左史○舍音捨又音赦）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林二俘謂觀丁父彭仲爽）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杜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杜子國寧也）○衛侯夢

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觀工喚反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緜緜瓜初生也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虚去魚反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杜赦衛筮史曰不害林言所夢不害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杜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繇直又反竀敕呈反衡流而方羊裔焉杜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衡華盲反又如字方蒲郎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般音班鄄音絹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林問此何地從者以戎州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杜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杜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隊直類反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杜青疾弟戎州人殺之林殺大子疾公子青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已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髡苦存反髢大計反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焉於虔反執般師以歸林般師乃晉所立故執以歸舍

諸潞杜潞齊邑○公會齊侯盟于蒙杜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相息亮反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杜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杜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麇杜瑗宋右師○麇九皮反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林奪酁般邑以與酁田丙○酁仕感反

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杜克在下邑不與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杜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杜為適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林皇野對景公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杜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林執其子故瑗懼禍出奔名之復名令還

傳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林景公徐聞其情實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杜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

鄾林巴近楚小國鄾楚邑○鄾音憂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杜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杜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杜寧子國也○帥所類反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杜知用其意○薳于委反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林舉虞書大禹謨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杜不龜也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林以圃逐兩君故逐之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傳乙丑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吴也誤吴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寛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杜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杜從越之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夷三種敖東夷地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杜言敬王能終其世終甚弘言

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林案左氏敬王崩在此年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則敬王崩當在哀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傳丙寅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杜十五年晉伐鄭○廩力甚反為于偽反下同鄭人辭諸侯林不敢伐晉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杜吳子弗聽出居于艾杜艾吳邑豫章有艾縣○艾五蓋反遂適楚聞

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杜言其不量力說如字又音悅○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杜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林飲食又降于居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杜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杜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林吳晉相距甚遠非晉力之所能及也我是以為降于喪食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

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杜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林請入吳而視其動息○造七報反間間厠之間）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林大夫稱老無恤襄子名也）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杜展陳也○共音恭）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林即趙簡子）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杜簞小笥○難乃旦反使問趙孟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林言句踐將使我生受其憂患我雖欲為之死不可得矣○句古侯反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杜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林史黯即晉大史蔡墨也杜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林宜其為君子也

傳丁卯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杜責十七年齊

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杜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杜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杜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杜息閭丘明之後林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林為魯君僕從之人未有次舍○傳中縂反比必利反為于偽反請除館于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杜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傳戊辰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吴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為吴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吴杜越自二十年圍吴至是滅之請使吴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甬音勇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焉于虔反

傳己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杜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林冉有季氏家臣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與音預是以不得助執

紼林送葬者必執紼使求從輿人杜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林薦進也進諸夫人之宰不敢斥尊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祈之言政在季氏○繁步干反○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林智伯即荀瑤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

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杜治齊取英丘○守手又反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杜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杜顔庚齊大夫顔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使所吏也

傳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軍吏令繕

將進杜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杜萊章齊大夫林晉君卑小晉政暴虐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林躛過也是過謬不信之言也○焉于虔反躛戶快反役將班矣林言晉之役已將班遠晉師乃還林果如萊章之言餼臧石牛杜生曰餼大史謝之杜晉大史○大音泰曰以寡君之在行杜在軍行牢禮不度杜不如禮度敢展謝之杜終臧氏有後于魯○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杜終子贛之言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

其禮林宗人禮官釁夏名使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
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
娶于薛杜武公敖也○女音汝孝惠娶于商杜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林稱商
避定公諱也自桓以下娶于齊杜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林君
娶列國之女則有此禮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杜惡公○惡烏路反○閏月公
如越得大子適郢杜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
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

賂焉乃止杜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妻七計反嚭普美反

傳辛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杜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林聲子即褚師比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杜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㱿許角反又許各反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杜共辭謝公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戟其手杜使其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斷丁管反乘繩證反公之入也

林在十八年奪南氏邑杜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杜懿子公文要公有怨使人投其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杜彭封彌子彌子瑕○帑音奴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杜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飲于鴆反大音泰從如字又才用反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少時照反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韈登席者公孫彌

年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罪者林得因三

匠杜久沒者與拳彌盟者林優狡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

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

林大子疾蒯聵大子也時疾已死故宮尚存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

士衛大夫○鄄音絹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林言不可救

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杜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

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

而易間也林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言豈必不反其國當今不可與爭衆之方怒必不可

（犯衆怒休息而後易間○易以敢反間間厠之間）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泠力丁反）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杜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林宋南近越轉相鉤牽越句踐方强故言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杜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杜知揮為内間）見子之（杜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

子曰彼好專利而妄杜妄不法好呼報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杜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杜雖知其為君閒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內如字又音納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杜請師代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杜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重直龍反又直用反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于

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杜嘗毀其貌○惡烏路反季孫曰請飲彘也杜飲罰之○飲于鴆反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以激三桓從才用反又如字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之數食言飲酒不樂林言語相猜故飲酒失歡○樂音洛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郢起

傳壬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杜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茷扶

靡反文子欲納之林文子即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林言衛君愎狠而暴虐若少待之必貽毒于吾民民畏君虐乃親睦于子矣○愎皮逼反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杜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皐如杜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

北門出林文子自言若我出亡而有補于衛國請自衛北門以出奔杜欲以觀衆心○幾音祈又音機衆曰勿出林衆方親睦于文子故使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杜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陴毗支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林南氏即公孫彌牟○相息亮反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杜司徒期也林言逐君之事司徒期為之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杜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勑宮女令苦困期姊○令力呈反司徒期聘于越杜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杜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為大子者（忍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其夫入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殺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宫（杜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于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茷樂溷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林右師大司馬司徒左師司城大司寇）三族降聽政（杜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于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杜不告君也）國人

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杜盈滿也○惡烏路反重而無基能無敝乎杜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杜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林言下國將有師旅宋君請六卿共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

徒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弒○少詩照反大宮音泰）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林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杜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首手又反）已為烏而集于其上（林得又自夢身化為烏而集于啓之上）咮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林咮鳥喙也杜桐門北門○咮張又反）大尹謀曰我不在盟（杜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林復與六卿為盟而後可）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

載書告皇非我杜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杜子潞樂茷門尹得杜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言宋國之民與我親暱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反。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林彼謂大尹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杜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

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林言臣不識其所由入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使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所吏反孫音遜入杜盟在僖二十八年○濮音卜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孫音遜下同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杜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杜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林內而兄弟則不聞有獻公靴靴之義外而諸臣又不聞有成公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

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杜詩周頌言無强惟得人也林按詩大雅抑詩周頌烈文詩並有此二句皆作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杜為主主四方而國于何有

傳癸酉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杜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杜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杜不及與越盟林蓋子贛十二年嘗辭吳盟故思之○夫音扶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

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安○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林荀瑤卽知襄子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屬音燭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杜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乘繩證反下同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杜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

去也○難乃旦反女音汝毋音無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杜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衣于旣反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杜軍中之馬畏而不肯出者助軍人鞭其馬知伯聞之林即知襄子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林衷善也謂晉君使已察陳之善以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

若利本之顛隕何有焉杜言陳滅于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林言人之多侵侮他人者皆不在于其位知伯陵人如此其能久于其位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杜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户郎反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林寡弱者無陵暴之衆強者無畏避之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杜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也。輕遣政反厭于甲反又于輒反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杜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杜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杜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杜閒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以壽死不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杜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林施罪于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于魯○因孫音遜○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杜行去也林早服而為之下則可以去其師○好呼報反下戶嫁反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林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杜酅魁壘晉士○桔戶結反柣入結反酅戶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林晉魁壘閉口不答而死將門杜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杜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

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悛七全反惎其冀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喪息浪反）

左傳杜林合注卷五十